

麦苗可亲

■ 徐天喜

三两场春雨后,空气湿漉漉的清晨,太阳明亮又光洁。杏花几枝绽于屋前,野花几点葳蕤于草坡。阡陌纵横的地头,黝黑的泥土冒着热气,泛着光的露水滴落在连片麦地的坷垃里,慢慢融化出新草的馨香——在春天里行走,到处的草花或树花,缤纷如画,很是迷人惹眼。但对于我来说,脚下望不到头的麦苗,更会使我难以抗拒,心生欢喜。

我出身农村,对庄稼,特别是对小麦,有着别样的亲近。我家乡属浅丘,土地平旷肥沃,冬季小麦是普遍种植的作物。每年开春后,几番杏花雨,几缕杨柳风,年前还被土坷垃遮掩着的细弱麦苗,倏忽间便遍地葱茏。

鸛鸣声声,菜花茫茫。这些筷子高的麦苗,成片成片地跟随起伏的暖风,齐刷刷地俯仰,呼啦啦地吟唱。记得年少时,午间放学后,我们背着背篓,沿着泥土酥松的土埂,采割青嫩的野草以喂猪喂牛。间隙时,拿出心爱的纸风车,同小伙伴们在土埂上追逐嬉戏。边跑边唱儿歌:“张打铁,李打铁,打把剪刀送姐姐。姐姐留我歇,他不歇,我要回去打小麦。麦子打得多,磨面做馍馍……”玩累了,就坐

在地头,感受那一阵一阵的风,从青山脚下吹过来,再从我们身边荡过去,一垄垄碧绿的麦苗,整整齐齐地斜伏下去,又整整齐齐地直立起来,形成此起彼伏的绿色波浪,一直翻滚到天空鸟儿只有巨大影子的天边。带着三月太阳热气的风,在麦垄间窸窸窣窣地穿梭,鲜嫩麦苗的青草气息从鼻尖滑过——那种别致的香,是任何野草都没有的,就连有些花朵的气味也比不了它。

在麦地旁边水田里闹春耕的社员,闻着麦苗的气息,也会偶尔抬起头来,对着连片的青青麦苗打几个望眼,嘴角带着笑意,谈论一番“今年麦苗长势喜人”之类的高兴事。大人们指望麦子早些成熟,并能有个好收成。而我们这些“不知柴米贵”的孩子,更期待麦粒干浆时可燎青麦子吃。当麦穗打苦楝素的时候,我们就会找一个隐秘地带,扯来籽粒胀鼓鼓的青麦穗,在火堆上燎熟了吃,享受火燎青麦软糯清甜的滋味。而到满坝麦地金黄,学校就会放农忙假。我们这些小學生就挎着竹篮,到地头捡麦穗,给家里挣工分。

自然界的春天,五彩缤纷的花朵即便开得再热闹,也只能是点缀



或陪衬;而麦苗,虽然不会开出惊艳的花朵,却展现出这个季节震撼心灵的大美。记得早年在成都平原,看到川西坝子望而无涯的春麦,内心深受震撼。后来有几次在北去列车的窗口,遥望没完没了闪过的大平原,蓬勃生长的麦苗,在浩荡春风里翻涌着滚滚浪涛,仿佛万顷一碧的麦苗,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那样地壮观,那样地宏阔,任何言语都难以描绘。

或许,正因我出身农村,这埋在

骨子里深厚的土地情结,已让我的血脉植入了偏爱庄稼的精神密码,因而对麦苗有着特别的情感和偏爱——只要我看见麦苗,心头就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,就会忍不住在它们身边静静地站一会儿,甚至弯腰仔细观赏它们一番。我总觉得,春麦虽然朴素平凡,但他们蕴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。这,大概就是麦苗的魅力,也是庄稼的魅力所在——游春赏花之余,不妨去庄稼地边,领略一番麦苗独特的景致。

山城棒棒军

■ 刘超

山有其错落之姿,城有其平凡之韵。在重庆那高低起伏、错落有致的街巷之间,活跃着这样一群人。他们以肩头为支点,扛起生活沉甸甸的重量;用脚步作尺,丈量城市蜿蜒的脉络;凭身影为笔,穿梭于岁月纵横的缝隙之中。他们,就是山城棒棒军。

清晨,微光尚不能完全驱散夜色的浓稠,棒棒军已如潮水般,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迅速汇聚到交易的聚集之地。他们或蹣跚,或伫立,手中紧紧握着那根被磨得油光锃亮的竹棒,竹棒上系着的粗绳,便是他们闯荡生活的“利刃”。这竹棒,常年被汗水浸渍,散发着质朴而坚韧的独特气息,恰似它的主人,在漫长岁月的磨砺下,愈发刚强坚毅。

菜市场,是他们忙碌的主要战场之一。菜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鲜嫩欲滴的蔬菜、活蹦乱跳的鱼虾摆满了摊位。棒棒军在其间自如

穿梭,手法娴熟地将一筐筐蔬菜、一箱箱水果稳稳放上肩头。竹棒在重压之下微微弯曲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,仿佛在低声吟唱着生活的艰辛。他们黝黑的皮肤上,汗珠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,滴落在满是泥泞的地面上,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每一步,他们都迈得沉稳且有力,哪怕双腿因长时间负重而微微颤抖,却从未有过丝毫退缩之意。

行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,对棒棒军而言,无疑是一场与复杂地形的持续较量。爬坡上坎,于他们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。他们的脚步急促而稳健,每一步都仿若踏在生活的激昂鼓点之上。面对陡峭的阶梯,他们先是深吸一口气,双手牢牢抓住竹棒,身体前倾,而后依靠腿部的力量,一寸一寸地艰难向上攀爬。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,浸湿了衣衫,却丝毫未能减缓他们前行的坚定节奏。

棒棒军彼此之间,有着一种无

须多言的特殊默契与深厚情谊。倘若有谁扛着重物的货物,旁人定会毫不犹豫地主动上前搭把手。无须言语交流,仅仅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,大家便心领神会。他们在谋生路上,相互扶持,携手共同抵御生活的狂风骤雨。尽管每日身体疲惫不堪,但他们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对明天的美好憧憬与希望。

我曾有幸与一位年长的棒棒大叔在黄桷树下畅聊。彼时,他扛着一大袋沉重的货物,在狭窄逼仄的小巷中艰难前行。货物的重量使得他的身体止不住地微微颤抖,他将货物靠在黄桷树旁,稍作休憩。我见状,忍不住上前关切问道:“大叔,这么重的东西,您这年纪怕是有些吃不消吧?”他转过头,笑着冲我摆摆手,说道:“没啥子,这点重量还压不垮我!只是上了年纪,走一会儿就得歇一歇,这么多年都习惯咯。”听闻此言,我心中满是敬佩,三步并

作两步跑到商店,买了两瓶水。“大叔,来,喝口水,我陪您坐会儿。”我们坐在路边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。片刻后,大叔起身说道:“弟娃,谢谢你的水。重庆是个好地方,在这儿生活挺安逸。不说了,我得赶紧去送货咯。”我赶忙搭把手,帮大叔把货物扶上肩头,挥手与他道别。望着大叔渐行渐远的背影,我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涟漪,他那坚毅的目光,穿透风雨阴霾;厚实的肩膀,扛起整个家庭。

山城棒棒军,他们凭借自己的双肩,扛起了生活的琐碎繁杂与千辛万苦,也扛起了一座城市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石。在岁月的悠悠长河中,他们的身影或许会渐渐变得模糊,但他们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、勤劳质朴与勇于担当的精神,将永远深深镌刻在山城的记忆深处,化作这座城市永不磨灭的精神坐标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生活拼搏奋进。

雨意深处春渐至

■ 吴彦婷

春与冬的较量,往往在细雨蒙蒙中分出高下。这雨,时而带着冬的凌厉,时而藏着春的温润,不动声色地改写天地的冷暖格局。

早春的暖阳,最是迷人。漫步街头,阳光倾泻,一股燥热悄然爬上心头。我匆匆归家,急切地对母亲说:“天热啦,我要换那件薄外套。”母亲闻言,停下手中的针线,走过来,拿起我的衣裳,温言道:“且慢,天气预报说这几日要降温,莫要乱脱,小心着凉。”那时的我,满心都是春日的幻影。窗外的玉兰花苞胀得仿佛要裂开,公交站台的春茶海报绿意盎然,这些春的信号,迷乱了我的眼,将母亲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谁知,天公变脸,比翻书还快。乌云如黑色的潮水,自天际汹涌而来,瞬间将湛蓝的天空吞噬。大雨倾盆,雨点重重地敲打在伞上,似冬神最后的怒吼,震耳欲聋。狂风呼啸,裹挟着冰冷的雨丝,从袖口、领口钻入。我顿时感到一股寒意,如银蛇游走,不禁打了个寒颤。地上很快积水成洼,雨滴落入,溅起一个个小小的水花,又迅速融入水流,匆匆流向远方。

行人纷纷加快脚步,缩起脖子,裹紧衣裳,寻找避风之处。我心中懊悔不已,暗自思量:“早知如此,该听母亲的话。”这场雨,仿佛是冬天的一次“回马枪”,让春天的脚步踟蹰不前。

然而,春雨的性子,向来难以捉摸。数日之后,又一场雨悄然降临。这次,雨细如丝,轻若烟雾,缓缓飘落,一连两三日。天地仿佛被一层轻纱笼罩,朦胧而美好。远山隐于云雾之中,近处雨滴落入湖面,荡起层层涟漪,似大自然轻轻蹙起的眉头。

在这如诗如画的春雨中,你若用心观察,便会发现,干涸的土地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雨水,种子在泥土深处悄然苏醒,草芽奋力冲破地衣的束缚,枝丫舒展着筋骨,湖面的冰渐渐融化,鸭群欢快地拨动着水花、梳理着羽毛,万物在雨中,悄然蜕变。

雨后,阳光洒落,暖意终于战胜了寒冷。街边的玉兰花突然绽放,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雨珠,如含泪的笑靥,楚楚动人。孩童们在广场上追逐着风筝,风筝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;年轻人三三两两,驻足花前,欣赏着花的娇艳;老人们坐在长椅上,眯着眼,享受着阳光的温暖,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。世间万物,在这春雨的洗礼下,终于挣脱了冬的枷锁。

春雨,终究为大地织就了一件春衫。母亲也将厚重的大衣收起,笑着对我说:“天热啦,换衣裳吧。”这一刻,那些在冷雨中默默等待的生命,终于触摸到了真正的春天。

信诺如春

■ 王承舜

窗台上的山茶花又结出骨朵时,Y君已有整年未曾踏进我家门槛。这个曾把“兄弟义气”挂在嘴边的同乡,自从借走3万元后,便杳无音信。犹记那日春雪初霁,他裹着貂绒领羽绒服斜倚在茶案旁,腕上的金表在煮水壶腾起的热气里闪光:“就周转7天,新签的项目等着结款。”紫砂壶中普洱渐凉,他接了个电话便匆匆离去,留下一句“下周三准还”在满室茶香中回旋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30年前的初秋。我的另一位同乡T君,攥着江苏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梧桐树

下,落叶在他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边打转。“这钱不急着还。”我把2000元塞进他褪色的帆布书包,看他深鞠一躬后钻进了绿皮火车。

此后四年,每个季风过境的雨季,我总会收到盖着南京邮戳的信件,T君在信中总是难为情地表达愧疚和感激。大学四年间,这笔欠款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内耗,每次我都会宽慰他:“等有了钱再说,别老掂着。”

直到第五个春天,他用牛皮纸包着整整齐齐的钞票来时,我忽然发现他鬓角已染了早霜。T君家中兄弟众多、经济窘迫,我不知道他是

如何省吃俭用,才凑足了这两千元。30年来,T君一直是我的挚友,他对我当年借钱纾困之举感念至今。

借钱原是一道两难的命题。父亲曾说,钱袋要系松紧带,人心要装温度计。如今想来,系住情谊的从来不是钞票的厚度,而是信用织就的经纬。T君用五年时光将诺言熬成金,每次见面仍像欠着人情;Y君的承诺却似指间沙,3万元买断了半生交情。

老辈人讲究“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”,字字都是处世的金科玉律。去年整理旧物,翻出T君当年写的欠

条,蓝墨水洇染的“必还”二字力透纸背。这张从未派上用场的纸片,倒成了30年友情的见证。而今对着手机微信里Y君永远静默的对话框,突然懂得:真正的借据不在纸上,而在人心。

《礼记》有言:“往而不来,非礼也。”金钱往还间,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处世哲学。那些如期归来的银钱,叮当作响的都是情义的重量;而逾期未还的,终究成了丈量人心的标尺。在这个移动支付秒到账的时代,或许我们更该守住那份默契——让每份托付都有回响,让每次信诺都能穿越岁月风霜。